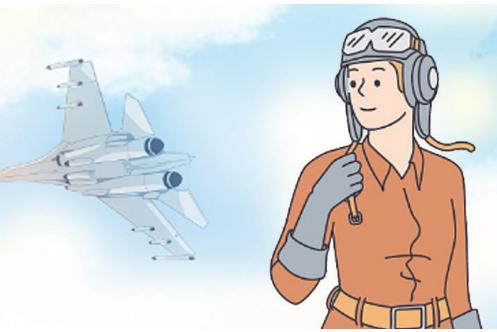




我给飞行员当“红娘”

□陈汉忠



“红娘”是媒人的别称,在海门地区一直颇受人尊敬,尽管时下男女自由恋爱,媒人这个职业逐渐退出江湖,但很多时候,有些男女情投意合,却因无缘相识而失之交臂。我在不经意间,撮合了一对婚姻,而且女方是一位叱咤蓝天的女飞行员。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在北京新华社实习的我随空军分社社长蔡善武一同赴长春采访。得知我国第五批女飞行员即将放飞,兴奋之余,我匆匆赶赴七航校采访。孙丽英是我们采访的女飞行员中最漂亮的一个,听说她是上海人,我这个与她仅一江之隔的海门人顿时有了半个老乡的感觉,采访也顺利了许多。

别看当时孙丽英只有22岁,却已有了5年的飞行经历。刚入伍时,当她得知自己将要驾机翱翔蓝天时,兴奋得一连几夜没睡好觉。她寻思,大姐是汽车驾驶员,开着汽车在地面上跑,而自己却要开着飞机上蓝天,多威风,多神气啊!

可没想到,第一次飞行,就给了她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是一次由老飞行员带领,到蓝天感受飞行的滋味。

孙丽英姐妹四个,她最小,从小养成了胆小柔弱的性子。飞机还没离开地面,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已使她心慌意乱。

当飞机升上高空,孙丽英通过飞机挡风玻璃往外一看,只见朵朵白云扑面而来,耳边风声呼啸,竟吓得流下了眼泪。她赶紧闭上眼睛,稀里糊涂回到了地面。

晚上,月光溶溶,战友们进入了梦乡,小孙却在床上辗转反侧。飞行员的梦想毕竟是诱人的,作为新中国第五批女飞行员队伍中的一员,自己该如何走好以后的路呢?

初冬的一个夜晚,西北风像顽皮的孩子,吹着尖厉的口哨,呼啸着掠过营区,皑皑白雪,给营区内外披上了银装。这时,孙丽英独自一人离开营区,朝一里半外的坟岗走去。积雪、枯草在脚下“吱吱”作响,大地一片昏暗。她下意识地环视四周,抑制着“咚咚”的心跳,加快了脚步,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她在黑乎乎的坟堆中找呀,找呀,终于在一块石头下,找到了一封短信。啊!她一阵兴奋,一把抓起信,一溜小跑回到了宿舍。

姑娘们围上来,孙丽英忙把信打开。上面是大队长写下的八个字:“勇敢、坚定、沉着、果断”——这是姑娘们想出的锻炼胆量的好办法。孙丽英初战告捷,接着,又一个姑娘奔向指定的“取物点”。姑娘们也许不知道,当她们在树林、坟茔、山沟里寻找“物件”时,就在她们身后不远处,大队长、政委正替她们保“驾”呢?

地面的苦练,为空中勇敢沉着地飞行打下了基础。一天清晨,孙丽英在教员带领下,驾着飞机直插蓝天。飞机到近千米的空中后,孙丽英在教员的指导下,时而推杆俯冲,时而拉杆跃升,时而蹬舵翻滚……

突然,教员中断了对她动作的提醒。开始,孙丽英以为是教员让她独立操作,可是后来,耳机里传来塔台指挥员的呼叫:“56,56,请回答。”没有回答。许久,耳机里仍是沉默。这时,地面塔台指挥员呼叫孙丽英:“125、125,你的教员可能‘昏厥’,你要勇敢、坚定、沉着地把飞机驾驶回来!”

面对突然的变故,孙丽英一阵紧张,但马上又镇静了下来。她按照操作要领,在地面指挥员的指挥下,调转机头,往机场飞去。她勇敢、沉着地操纵飞机降低高度,安全降落在跑道上。舱门打开,安然无恙的教员,对前来迎接他们的陈政委投去会心的微笑。

“小孙,你这次飞得不错,敢不敢单飞三个起落?”望着政委期待的目光,孙丽英点了点头,擦擦脸上的汗珠,再次跨进座舱,跃上了蓝天。

那次采访,孙丽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采访孙丽英的那篇通讯在新华社的《瞭望》周刊上发表,想给她送本杂志时,她们那批女飞行员已分赴祖国的四

面八方,我与孙丽英也失去了联系。

一晃几年过去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在南京空军某航运团采访,一群女飞行员从机场归来,她们一身戎装,英姿飒爽,走在头里的正是孙丽英。“小孙,你分配到南空来啦!”我情不自禁地迎了上去。“是你!”她也认出了我这个半个老乡。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当我半开玩笑地询问她什么时候给我送喜糖时,她笑笑说:“对象还没谈,哪有喜糖哦!”

说话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到机关后,刚刚好友建平请我涮火锅。建平是我的校友,又是光棍,我赶紧为他提亲。听说是女飞行员,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那太难伺候了。”我说:“行不行,见了面再说!”打铁趁热。星期天,我在家里炒了几个菜,约他们俩来吃饭。没想到他俩一见钟情,不久就结成伉俪,作为“红娘”的我自豪感油然而生。

如今,“巾帼雄鹰”孙丽英又转移阵地,飞向一片崭新的天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何等气魄。我真诚地祝愿她飞得更高更远。

岁月物语



又见繁英放满枝 许真源摄

寻常巷陌

□安然

清明回老家扫墓,家里的猫咪——巴乔怎么办呢。是继续寄养到朋友家,还是送去宠物店,我和先生商量。他说,哪也不送,我们开车带着它回老家。

这可是巴乔第一次出远门,来回近千里。猫本身是一种极其敏感又胆小的动物,很容易受惊吓产生应激反应。好在,在这次远行之前,先生一直把猫当狗养,做过一些社会化的训练,经常牵绳带巴乔下楼玩。刚开始出门时,巴乔连电梯都不敢坐,肚子几乎贴着地面匍匐前进,遇见别的流浪猫先自动矮半截,大概便于看清敌情好逃跑。渐渐地,出门次数多了,它胆子大了,习惯于吃好晚饭就下楼溜达一圈,也敢乘坐电梯上下楼了,看到流浪猫还主动追人家。每天晚上七点多,巴乔就守在大门口边挠门边叫唤,各种撒娇卖萌翻肚皮想求我们带它出去玩,尝过自由的滋味,就念念不忘广阔天空。

为了防止行车过程中,巴乔受到意外惊吓后逃脱,我们给它系上了牵引绳。车开了,巴乔有点害怕,小声地“喵喵”叫。我对它说,巴乔不怕,很安全的。它好像听懂了,很快就安静下来,被窗外的风景给吸引了。圆溜溜的、琥珀色的大眼睛急速地转动着,外面的春光令它接不暇。是呀,没见过世面的小可爱,“人间四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时”,我们带着你一起踏青去喽。

拍了几张巴乔在车上专心看窗外风景的萌照发朋友圈,有友人说,她家猫咪过年时带回老家,一路晕车,吐得一塌糊涂。没想到猫也会晕车,还好巴乔比较皮实,一路除了看风景就是睡觉。对它来说,这或许是一次很不错的春游。

抵达我妈家后,巴乔也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它巡视了所有的地盘,不焦虑不吵闹,吃喝拉撒正常。在我妈身边闻一闻气味,算是打过招呼认识了,就让我妈除了肚子之外随便撸它。妈妈家的阿姨来了,它也让人家撸。可能对新的领地很满意,时不时还在地板上打几个滚、跑个酷。真的很佩服巴乔的适应能力,就拿我自己来说,每次回到我妈家的第一天晚上准会睡不着,因为认床。如此看来,我竟然还不如一只猫随遇而安。

朋友们笑言,巴乔也算是千里踏青、见过大世面的猫了。

细究一下,猫亦如人。巴乔初到我家时,因为在我们领养它之前曾经流浪过,很没安全感,时时刻刻伸出利爪、露出利齿准备攻击人,防卫自己。慢慢地,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之后,性格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温和、黏人,可爱值翻倍。一来内心有安全感的猫必然是只温柔、守礼的猫,那些温柔的人大多安全感十足。

猫带给人的快乐有多少只有养过的人都深有体会。很多作家都爱猫,比如钱钟书住清华园时曾帮自家的爱猫花花儿与林徽因的大黑猫打过架。村上春树从小爱猫,养过十几只,他曾说:“做只快乐的猫,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安安稳稳地睡觉。不叹息过往,不忧心前路,简单自足,方能抓住眼前的幸福。”

通过这次远行,我觉得巴乔是只情绪稳定的快乐猫咪,它的幸福能力值得我去学习。

乌篷船

□桑云梅

他,九岁,家在小小乌篷船上,记事时起就是。父母告诉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姐:我们的老家啊,在兴化里下河。老家地势低洼水利落后,每年一到汛期就被淹,有时颗粒无收。我们家,打爷辈儿起就从岸上转到水里讨生活。

漂泊的里下河人,在掘港砖桥、云浦桥、烟墩桥,停栖着不少大小的乌篷船。绍兴水乡,乌篷船是出行工具,是周作人笔下的诗意;里下河人,半月形的黑漆漆的乌篷船,是他们飘摇的小家。

竹篾片编成半圆顶棚,涂上黑油,泛着黑油光。前厅后仓,船头吃饭,船尾生活。泥糊成的小缸是简陋柴灶,高不盈尺,烧饭烧水,他和姐姐被派去捡拾河岸边的干树枝、芦苇、草,用作燃料。

煮的饭,烧的菜都有种柴火的火燎味儿,父亲说这饭菜岸上的人肯定嫌不好吃,他和姐姐却觉得有股特殊的香味。打鱼去——船尾,母亲摇两支橹,摇啊摇;船首,父亲手握竹篙撑船,晃悠悠。

每条乌篷船的船尾都有一张拖网,一般只能网到小鱼小虾,偶尔运气好也能捕到大鱼,这只是捕鱼的辅助工具。为了捕鱼,里下河人发挥了最大智慧。

有种圈网,下端有一圈小铁环,在鱼儿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迅速下沉将它们拦在网里。还有一种虹网,待把一片水域搅浑,用一只上下开口像缸又像箩筐的圆柱形捕网快速插进水里,之后就等于是在缸里捞鱼了。

成年累月的船上生活,环腿坐在甲板上、低矮的船舱里,里下河船上人,大都下肢粗短圆腿,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如西藏高原的藏民布满风霜,他的父母也不例外。枯水季,实在困难的船上人只能挨家乞讨,保证儿女们的基本温饱。他的父母从来不曾乞讨过,因为父亲除了打鱼,还做点小买卖,守住不用乞讨的尊严。

泛水之船需要经常维修,对于每家每户来说是件大事,父亲只要看到谁家的船在修缮,总会主动帮忙做小工。邻

聊时将细辫子拉一拉扯一扯。这时,他会转过头来狠狠瞪眼睛。塌鼻子,鼻子眼儿里都是黑的,她知道那是因为船上没有电灯,点的洋油灯把鼻子眼里都给熏黑了。奇怪的是,姐姐并不是塌鼻子,清丽苗条,坐在末排角落。她悄悄跟女孩子们嘀咕“不要和姐姐玩”,于是姐姐总是默默地守在末排角落。

几块小长条木板拼凑成了连接小船与岸的条板儿,他和姐姐每天早上都要踩着晃得嘎嘎响的条板儿上岸,有时没掌握好平衡就会掉到河里河泥里。

沾满泥水的衣服风干后变成花衣服,脸上也变成大花脸。这次,他和姐姐又摔成“花人儿”,她擦掇几个男生拿着小木棍在他身上挑来挑去,在姐姐身上挑来挑去,喊着“湿鸭子”“落汤鸡”“叫花子”。他不能忍受别人欺负姐姐,终于忍不住,一场战斗爆发了。他知道是她指使,他不打她,只怒着她脸愤愤地说,“我不打女的。”她哆嗦,涨红了脸。

老师叫来家长,他认为会挨父亲训斥,没想到急急赶到学校的父亲,左右手一把抱住他和姐姐,他很快感觉到脖子后面有点湿了,那是他第一次见父亲流泪。她也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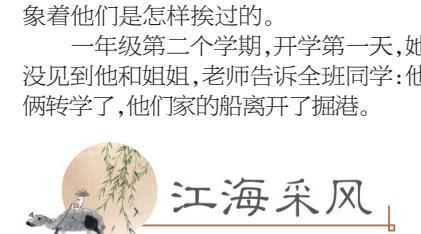
她再也不欺负姐弟俩。

河边,她看到他和父亲把小船拉上岸,刮掉老坑,裂缝坑洼的地方修补好,拿棉布蘸上深咖色桐油,刷船的里里外外。

烈日当空,她见着他和父亲的小背心湿透了紧紧裹在身上,裸露的皮肤晒成黑红。后来,每到下雨天,她都会想他们一家在船上是怎么抵挡风雨的。

这一年的下雪天,她在温暖的家里又想看他们是怎样挨过的。

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开学第一天,她没见到他和姐姐,老师告诉全班同学:他俩转学了,他们家的船离开了掘港。



情感驿站

桥见乡愁

□陈鉴

岁月蹉跎,抑或静止,亦如白驹过隙。唯有祖祖辈辈脑海中闪现的回忆,沉淀着年代,诉说着历史与未来……

我的家乡在唐家闸,在上大学以前,我不知道它早已名扬海外。一条通扬运河,打开了唐家闸的唯美画卷,它将唐家闸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这里仅仅只是一座被大片农田包围着的小集市。周边的农户几乎家家都有纺车和织布机,漫漫长夜,“纺纱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是南通乡间的一道风景。

百年前,先贤张謇以其“父教育,母实业”的兴国理念来到唐闸,建工厂,办学校,修公园,造公路……随着大生纱厂的兴起,更是让唐家闸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用汽笛声宣告着远方来客的到达,运送的棉花、粮食都经码头卸货,由板车工人拉进仓库。我的亲戚邻居很多都在运河两岸的大生纱厂、大兴面粉厂上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可是无上光荣。

唐家闸虽逐步走向繁荣,可缓缓流淌的通扬运河却依然阻隔着两岸的交通。1906年,张謇在通扬运河上建起了一座长40多米的木桥,也许是因为此时的唐家闸“洋味”十足,这座桥取名为“大洋桥”。1914年和1954年,大洋桥两次重修。1966年,原大洋桥拆除,在其南边不远处新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洋桥,承载着我的童年。

“奶奶,明天就是17号了,可以带我去逛集市吗?”幼时的我,每个月最兴奋的就是17、18号的到来,那时从大洋桥下约300米处开始,沿兴隆街还有如今的新华路,随处可见的地摊,吃喝玩乐,可谓“一条龙”服务,那大概就是我记忆中最初的人头攒动”。

岁月如烟,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上小学了。那会儿我还住在河东,一到周末,就吵嚷着让父亲母亲带我去河西的杨家湾商厦,那里堪比现在的万象城。坐着二八杠自行车,买一双白色帆布鞋、买一些学习用品……想来都是美美的。父亲自然力大些,稍微用力一蹬,我们就过了大洋桥,而母亲则需要我下车在后面推着上桥,虽说麻烦,倒也增添了些许乐趣。听父辈们说,他们小时候,大冬天,通扬运河会结一层层厚厚的冰,大家可以直接从冰上过河,对于下雪都没见过几回的我来说,真是好生羡慕。

1997年之后,我们一家搬迁到了河西,看似改变,似乎又未曾改变。周末,我不需要过桥了,但平时,一天四次过大洋桥,雷打不动。张謇先生创办的南通第一棉纺织厂第一工人子弟小学(现在的张謇一小)、胞兄张謇督资创立的私立敬孺高等小学校(现在的南通市二中),都是我的母校。哼着小曲儿,走在桥上,自行车的清脆铃声萦绕在耳。后来则出现了轻骑、摩托车,如今的大洋桥处处充斥着电瓶车和汽车的鸣笛声。

2012年,在机缘巧合下,我来到社区工作,大洋桥就在我的辖区范围,一晃又十余年过去了,我仍在,儿时的大洋桥变成了如今的四座便桥。犹记得2021年初,大洋桥北侧大桥拆除时的画面,多少“老唐闸”泪目了。曾经,大洋桥因两岸工业而热闹,如今的它,两侧满是咖啡、奶茶等网红店,大洋桥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运河,守护着这里的我们,也见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巨变。

不论“前世”与“今生”,人们都不会忘记,张謇的事业是从大洋桥两侧起步,南通的近代发展史从大洋桥两侧起步,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的辉煌亦从大洋桥两侧起步。桥作为一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鉴证者”,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也是城市发展的象征。2008年,创四项世界之最的苏通大桥正式通车,2020年,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开通……

文脉绵长,灼灼其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大洋桥总能用它的方式更新换代,它虽然没有三门峡黄河大桥那样的雄伟壮丽,没有南京长江大桥那样的声名赫赫,但这就是它——“一个不一样的烟火”,不仅为唐闸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更是延伸了这座城市的梦想。南通这座“城”因“水”有了灵气,因“桥”有了诗意,更因“人”而有了灵魂。

养鸡

□姜国明

我自幼与鸡就有亲近感,特喜欢养鸡,或许是我属鸡的缘由。

约1965年起,每年春天,父亲总会从街上挑担鸡农大筐筐中挑选雏鸡,一般选捉六只,能顺利长大成母鸡的约三四只。看着纸盒中叽叽喳喳毛茸茸的小黄雏鸡我兴奋不已。雏鸡一天天长大,最先长出花色的小翅膀,继而冒出小尾巴,特喜欢在人的脚步间穿梭,一不小心踢到或踩到它,轻则脚崴,重则肚肠爆出奄奄一息,以至悔恨几天。父亲虽为挑雏(母)鸡高手,但看走眼的也常有。一个月后分出公母了,小公鸡长速明显快于小母鸡,待体量优势成为鸡头。我们烧虾儿等不到红,短命的小公鸡才长到斤把重就成了碗中餐。

鸡快速生长期为盛夏,主食麸皮拌剩菜剩饭。放食时间,饥肠辘辘的鸡仔围我打转,紧盯我手中的拌食盆,盆一着地,蜂拥而至狼吞虎咽,不时出现食物噎脖鸡头扬起的萌态,眨眼的工夫底朝天,鸡仔们犹未依依不舍地离开食盆。为确保生长所需养料及为鸡所好,晚饭后,我与小哥、小妹带着小纸盒一路嬉戏追逐穿过江家园巷至人民中路悬吊空中的水银灯下,强烈的灯光引诱着众多昆虫漫天飞舞,我们专拣鸡最爱吃的三尾子蟋蟀(俗称油葫芦)捕捉,左拍右打,约半小时收获满满。我手捧纸盒,伴着油葫芦在黑暗中的撞盒声,蹦跶回家洗手纳凉,等待清晨土鸡出窝的那一刻。天刚亮,听到土鸡大闹鸡婆折腾的叫声,我懵懵懂懂揉着双眼,急忙起床掀开纸盒,鸡仔们连飞带蹦冲向大街,我开盒放食,油葫芦四散逃命,鸡仔们追啄吞噬,不一会儿,个个嗦囊(俗称食肚)鼓鼓地再也撑不下去了,望着命大逃跑的油葫芦心有余而力不足。

时至冬日,母鸡个个鸡冠通红硕壮,下腹部明显鼓起,下蛋时节到了。第一次下蛋的母鸡在窝旁转悠多时不知所措。母亲说,这鸡快要生蛋了。我捧起母鸡抚摸鸡头轻轻放入窝里盖上。一个多小时后窝里传出咕咕咕的叫声,我应声开盖拿起热乎乎的鸡蛋。母鸡第一次下蛋兴奋不已,挺胸昂头叫个不停。我急忙掀开纸盒把米以示慰劳。四只母鸡每天约生蛋三只。那年月,在全素的饭桌上,隔三岔五有黄的葱花儿炖蛋或丝瓜粉丝蛋汤上桌增添一丝